

湖南文徵

湖南文徵卷七十七

湖湘後學集編

序二十二

贈李賓門序

周樹槐

堪輿之說。茁於晉之東蕃。於宋之南。蔓延迄今日。愚氓下走。搯
擊而談風水矣。其書代有增益。源遠而流益分。支離附會。歧之
中。又有歧。而世之魁閎特達卓然不惑之士。未有分別其得失。
而論之者。誕妄置之。不知其爲禍烈也。李君賓門以醫名於時。
又好堪輿家言。賓門爲醫氣顓容寂若呼人肺腑。視其色聽其
語。應手霍然。然未嘗言醫。語及之。欲然也。賓門爲堪輿不隨人

俯仰所至覽其山川審其會歸其行數百里窮巖荒谷樵徑所
絕披灌莽衝豺虎狂奔盡氣慍而後免不爲悛止登尖山山在湘水
之絕頂目眩不能起立猱升而尻下卒得其要領以歸與人言
手畫口講津津然色欲飛不合斷斷以爭爭不得捉人襟袖不
肯已面熱氣急領下筋暴起退而慙不自勝吾衰不能從賓門
游無以爲賓門決之雖然猶願賓門慎取之也蓋自古族葬之
法不可以行於南方多山而少原土薄而水淺泉之浸螻蟻之
侵怵人心目於此有術焉可以違其害而卽於安此仁人孝子
之所汲汲求以自盡也爲堪輿者無端拊爲鬼蔭之說以張其
術鬼蔭之說行仁孝或幾乎息傳曰富貴在天又曰吉凶由人

堪輿奪天與人之權。悉舉而歸之咫尺之地。斯已妄矣。而其說
遂流而不可止。於是有以地故淹不葬者。亟徙葬者。其極也。乃
至逆天道。滅人理。而以乞靈於地。蓋啖人重金。發人墓。以營兆
者有矣。甚則糜其親之骨。爲盜葬者有矣。實鬼蔭之說。啓之求
蔭之不已。於其例得其蔭之人。又自妄分畛域。堪輿之說曰。是
利於甲。是利於乙。是利於丙。明示以私。而顯導之競。毒流心術。
釁啓辰參。烏乎使其果有是。非所宜言。況必無此理。物之不兩
大。物理之固然而不足怪也。必從而求其故。吾終無以易夫天
與人之說。地所同也。天與人所獨也。人而人之足。以勸善。天而
天之亦足以息爭。堪輿惟不知有人。竝不知有天。顛顛焉求之。

地是以其說屢變而術屢分。一木也。自根而榦而枝而枯菀異。以其枝之枯菀一一求之根。彼惡知之一肢也。由臂而掌而指而短長異。以其指之短長一一求之臂。彼惡知之。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又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彼所謂楊曾廖賴者。其書於書何如哉。而況乎譌傳臆說之紛紛者哉。今有人以堪輿名老且死矣。爲人卜兆。不知其幾矣。蓋少而喪其父母。淹殯至今。爲地故。晚乃悉資營兆。不以葬父母。以葬其妻。余大駭。已而從其所與游。得其隱。曰。是地也。利於仲。不利於伯。其人伯也。惡之曰。夫獨不有伯乎。曰。是憎其伯子。以及其孫。棄之云爾。余聞喟然。今著其事。不欲斥其人。其人賓門之所知也。蓋嘗與

言而痛之以彼所爲質之父母兄弟及其子孫而無忤色旣憾其悖又憫其愚猶恐世之讀堪輿書惑溺至此者不少也作俑者可勝誅邪原其立說之始徒以強不知爲知及其說之行亦幸挾此游人伯仲閒以市重而射利而不意其爲害之酷烏乎邪說之誣民至於如此使有若孟子韓子者生於今宜何如大聲疾呼以救之也賓門好余古文余文無足爲賓門道於其歸也請以平昔之論堪輿者爲贈賓門與人言堪輿移其伋伋之爭於此一返諸仁孝之本然而盡去其鬼蔭之謬說以醫重民命而以堪輿正人心其不河漢余言也夫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approximately 15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Due to the extreme fading of the original image, the specific characters are illegible. The text appears to be a continuous block of vertical script, likely in a classical Chinese style.)

閻追甫詩集序

周樹槐

余甥閻追甫既卒之明年其友人丁君雲梧鄧君彌之將爲梓其詩集而追甫之弟禹鄰以序請烏乎余乃序追甫追甫死矣不死者其詩耳梓追甫詩者不死追甫者也余又奚辭追甫蚤慧自其五歲時從母來省先大人坐之剗上使誦離騷鏗鏘可聽十三歲能爲古近體詩既蚤餽於庠慨不悅意益感憤讀書爲詩古文余每慨時文之陋四百餘年莫之能去非不欲去也誠未有以易之也追甫困諸生授徒自給不得不與時文爲緣然其厭薄之又甚於余余閒以語追甫追甫艷然退而作書千餘言抵余有莫知之怨余欲摧其盛氣勉其思也荅書痛裁之

然余益以是奇追甫。而追甫與余益親。其詩則又益工。追甫性篤孝。居喪足不及寢門。爲人清介絕俗。人之所爲翕翕熱。追甫氣陵之用。是得狂名。家貧而守愈堅。同居之親。爲利疚者。至以白刃相讎。集中木門樓諸詩是已。烏乎追甫。誠不知時變。可不謂志士。追甫卒年三十有九。使更假之年。其詩當不止於此。然追甫頗自憂其疾。手編詩集。將悉錄以正余。疾病不果。每爲余誦其詩。低徊沈吟。未嘗不自信其可傳也。世之老壽者。何限足爲追甫願之邪。余雅不爲詩。然雅好追甫古詩。追甫長紀事。悲憫之意見於詩者。累牘連篇。烏乎追甫。屈首黷門。而心憂天下。天下後世必有讀其詩。悲其志者。余之言不足以壽追甫也已。

張南軒先生文集序

賀熙齡

湘潭張生德林梓南軒先生文集成而問序於余。余以前人敘之已詳辭弗爲。生請益堅。迺爲之言曰。先生之文微言大義炳若日星。固無待乎余言。而人知讀先生之文者鮮。讀先生之文而能得其意以切體於身心者則尤鮮。是亦不可以無言也。先生之講學也。主於涵養持敬。其謀國也。主於致君讐敵。其居官也。主於恤民練軍。而其本則一以論語孟子爲歸。孔門教人。惟以仁。仁者天地之心。物之所以生。人皆有之。而未能盡者。則有我之私汨之也。至孟子復申之以義。義至而仁乃可行。而人之趨利而亾義者。亦有我之私汨之也。切切焉。惟我之私欲是圖。

則一身之行詣可不顧而萬物之病痛不相關於是天命爲之不流而人與己扞格而不能通矣今之學非有異於古之學也而其汲汲於詞章以趨驚於科舉者惟欲榮華其身已耳非有天下國家之慮也其僥倖一得則亦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如陸子靜之所歎焉理義不足灌其心胸文章愈以滋其浮薄學術不明而民物益無所賴豈不重可歎哉先生屢以爲仁開示學者而尤兢兢於義利之辨詞旨懇到剖析無閒今取其書而沈潛反復如立嚴師之側而摘余之疵如膏梁芻豢之悅吾口也而如以馳驚駁雜之胸而讀先生之言則宜乎柄鑿之不相入矣又安能警醒奮發而揆聖賢成已成物之旨哉

袁中郎集序

賀熙齡

人必有特立不拔之操。舉人世毀譽榮辱無一豪動於中。乃足窮天地。昭日月。互萬古而不變。此立身與爲文無二道也。韓文公爲古文於舉世不爲之日。不知非笑之爲非笑。遂以起八代之衰。五代之季。文質掃地殆盡。歐陽文忠公起而振之。而文學粲然復興。是二公者。豈其有意與世俗牴牾。而苟以要後世之名哉。學足以充其所見。力足以貞其所守。而毀譽榮辱之私不得而奪之也。有明一代。作者林立。自李獻吉。何仲默。倡爲復古之說。李于鱗。王元美。嗣起。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雄詞壯氣。凌厲無前。其弊也。模擬過甚。真意漸漓。而一時靡然。獨公安袁中

郎先生不相阿奉而矯之以清新淡逸之辭。雖其後亦時有勝有不勝。而先生之沈識定力。不苟隨俗波靡。以取悅當世。可不謂豪傑之士與。余往時讀先生詩文。憾未睹其全也。茲其後裔菰圃明經。將以全集覆梓。余得受而讀之。一掃塵垢。空所依傍。務達其意而止。是先生之自信不疑。不苟附古人以自重。而況當吾世而生者哉。顧余竊思當王李燄熾之時。歸震川亦昌言排之。而矯之以歐曾之文。與先生殆有同志。乃迄於今。震川之學傳之者眾。而公安之緒漸微。豈有幸有不幸與。抑將有待而然與。

王漢槎增補草木鳥獸蟲魚疏序

賀熙齡

晉陸璣撰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嗣是元陶宗儀有陸疏本。明毛晉有陸疏廣要本。至國朝趙氏佑訂陶毛二本之失。重加校正。今王君漢槎復以其編次淆亂。而義有未洽。疏有未詳也。蒐輯羣書。廣爲增補。而於解釋末附以己見。折衷經傳。序說疏通證明。王君之志可謂勤矣。夫聖人論學詩。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後。繼以多識。非謂其務記覽矜博洽已也。一名一物之細。而天地之化性命精微之理寓焉。詩人感物起興。義有所附。而志有所歸。不明於萬物之故。則不足以通詩人比興之微。以自得夫性情倫紀之助。故學詩者必於倫理治其大。而於

名物治其細。則顯微同原。精麤一貫。此大學始於格物致知。而誠正修齊治平。乃可循序而暨焉者也。陸璣所疏。據崇文館目。謂其但附詩釋義。窘於採獲。似非通儒所爲。然考其書精核典要。於今昔異名者。實能得所依據。今王君復取趙本比次而補正之。則是書更爲完善。無疏略之譏。而學者因名考義。因物識情。以馴至於通材。則是書之裨益爲不少矣。

沅湘耆舊集序

賀熙齡

湘皋學博輯湖南詩爲二百卷。旣成以示余。湘皋資產也。先是與陶文毅公有資江耆舊集之刻。文毅亦資產也。旣乃湘皋更推而廣之。爲沅湘耆舊集。富於前數倍。湘皋之志抑亦文毅與湘皋相往復之志而未就者也。溯湖南之水入洞庭者。雖曰九江。而東則湘水爲宗。西則沅水爲長。舉沅湘而湖南之水盡之。四方之人知有沅湘。不知有資。今文毅旣已輝煌。天聽渥

邀。宸翰光耀宇內矣。四方之人因資江以思沅湘。其神往於澧蘭沅芷之間者。當不知何如。昔太史公南浮沅湘。而其文疏宕多奇。張燕公柳子厚入岳永。而後文章淒惋激發。得江山

之助。況乎生長其閒。涵泳於山川鍾毓之靈者哉。顧前明至今五百年來。湖湘之閒。名流著述。不知凡幾。而遐溯前徽。風雅之道闡焉未彰。豈其時沅湘蘭芷之芬鬱積而未發與。抑亦修實者不求聞。又乏表章之人。而零落於故紙陳篋之不知收拾者。多與其事。鉅則任之者難。文毅公盡一生之功名才知。一發其奇於山水之閒。湘皋盡垂老之精力。一發其奇於文字之勝。其功足與山水相敵。而湘皋一官落拓宦橐蕭然。掇剔零縑碎錦於數百年後荒江宋寔之濱。其力爲尤難也。吁。此吾楚之詩所以歷數百年而未有表見於世與。是集之成。上自公卿下及閭壺。方外多者百餘篇。少者數韻。可謂發幽鬱於千秋。振楚騷之